



打造「留學香港」品牌的方向與路徑



議論風生
劉智鵬

今年的施政報告用了相當可觀的篇幅，描述來年的教育政策，其中最受關注的項目是進一步以高等教育為平台，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在由治及興的大局之中，拚經濟是目前特區政府與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方向，其中一個值得大力發展的經濟板塊就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和產業化。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全球化浪潮中知識創新與文化傳播的重要發展方向，也是衡量一個地區或國家軟實力的一項關鍵指標。香港素來有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歷史底蘊，也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開放的經濟體系，具備成為國際高等教育品牌的基本條件。近年香港多所大學在全球高校排名中屢獲佳績，就是香港高等教育躋身國際學壇的明證。除了排名，本地大學的教研團隊也高度國際化。事實上香港的高等教育界是最先全面引入國際人才的行業。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八所政府資助大學的教席已經實行全球招聘的做法；目前各所

大學的非本地教職人員佔比達到六成以上，世界罕見。這種高度國際化格局的形成得力於香港自由而多元的社會環境，亦因而製造出自由而多元的學術氛圍，持續不斷吸引國際學術人才，為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奠定優越的學術基礎。以上就排名和教職人員國際化的論述看似直截了當，打造「留學香港」品牌應無懸念，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全球高等教育的格局中，香港和西方國家儘管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和貢獻，但彼此的路徑和特點卻並不盡同；必須知己知彼，取長補短，方能認定方向，達成目標。「國際學生」不僅限於西方現代教育源於西方，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有豐富的歷史底蘊和教育資源，近幾百年來逐漸形成完善的教育體制和教學模式，亦以此打造出大量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只要查看上文提及的全球高校排名中西方大學數目之多，就知道西方高等教育體系仍然佔據領先全球的地位。因此，西方高等院校在過去百多年一直保有「留學」的品牌，並且在國際

留學活動中佔有壟斷性的份額。香港要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就要在傳統的留學市場中另闢蹊徑，以獨特的條件提高競爭力。近年香港教育局逐步提升八所政府資助大學招收非本地生的比例，更自2024-2025年度起，將非本地生佔本地學額百分之二十的上限一次過擴大至百分之四十；此舉大有助於吸納非本地的學生，擦亮「留學香港」品牌。不過，社會上有不少意見認為，香港高等院校不論政府資助或自資，招收的非本地生絕大部分來自內地，未能彰顯「國際化」的發展。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語境中，上述的社會意見在相當程度上以為「西方」即「國際」，而「國際」則不能沒有「西方」。其實就西方國家壟斷多年的「留學」市場而言，西方國家的「國際學生」主要來自非西方國家，其中又以中國學生佔最多數。明乎此，社會大眾不難發現，香港和西方國家其實處於同一個國際留學市場，彼此的主要服務對象都不是西方國家的學生，而是來自內地和亞、非、拉三大塊的學生。

因此，香港應該檢視高等院校在留學市場中究竟具備何種特殊優勢，足以與西方國家競爭來自內地及其他地塊的學生，同時參考西方國家吸引留學生的市場策略，務求以最佳的方案吸引非本地生來港升學，達到建立「留學香港」品牌的目的。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高等教育的發展也因應這些地域優勢而發展出獨特的格局。香港的高等院校不斷融合中西方的教育理念和資源，形成了一種兼具國際視野和本土特色的教育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在於它能夠培養出既具有國際競爭力又深刻理解本土文化的人才，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人才的培養顯得尤為重要。着眼「一帶一路」留學生再者，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享受着高度的自治權和獨特的經濟、社會制度環境，為高等教育提供了廣闊的創新空間和實踐平台。香港對內地高中生而言，到香港升學更便捷、更安全、更易於適應生活環境，而且可以在兼備國際學術水平和本土文化特色的院校中以國際視野接受

高等教育；這些都是內地學生到西方國家留學未必能夠得到的好處。至於面向其他地塊的學生，香港除了上述具競爭力的條件，更有背靠祖國的獨特優勢。至於如何突顯外國來港留學可以獲取連繫中國的紅利，這將會是教育局和各所高等院校都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香港內地留學生的人數已經相當可觀，未來的工作是吸納更多來自外國的非本地生；這方面的工作其實早有鋪排。國家於2013年倡議並主導的「一帶一路」跨國經濟帶，已經為香港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建設了一條康莊大道。在目前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空前友好的格局下，最近社會熱議的阿拉伯經濟就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向中東推廣「留學香港」。教育局、教資會、「一帶一路」專員辦公室、各大院校管理層等相關部門和機構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努力去「一帶一路」國家宣傳香港的高等教育，提供獎學金及其他誘因打開國際留學市場，以產業化的理念和手段建立「留學香港」的品牌。立法會議員、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大學拓展及對外事務）

維護國安乃應有之義 公僕須全面理解國安

特區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針對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措施，進一步落實維護國安法律體系中的要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表示，將於明年上半年推出指引，說明公職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如何恪守《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此番措施是落實《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精神的具體體現，亦是香港特區將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常態化、制度化的必要舉措。

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筆者與其他法案委員會委員均關注到，如何透過法律機制，確保公職人員切實做好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故此，筆者在審議時建議在條例中加入對公職人員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內容，獲得政府採納，最終形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114條的法例內容。

據鄧炳強局長介紹，指引將以淺白言辭或例子，協助人員在日常工作維護國安，盼公職人員在作出任何決定前，均考慮維護國安的條件。事實上，維護國家安全不止是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國土安全等傳統國家安全概念。習近平主席2014年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理念，亦涵蓋了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糧食安全、資源安全等十多個非傳統安全範疇。從上述角度去理解國家安全概念，將使公職人員在日常工作中更清楚自身維護國安的職責所在。

以經濟安全為例，根據國家總體安全觀，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消除和化解潛在風險，抗拒外來衝擊，以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確保國家經濟利益持續處於穩定發展的狀態。在此背景下，香港如何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在拓展經貿關係的過程中，不僅可以為自身的發展謀取新動能，亦是助力國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消除潛在風險和外來衝擊。

近期，特區政府積極拓展與東盟和中東地區的經貿關係。與這些新興市場建立更緊密的經貿聯繫，已經成為全球各個大國均高度重視的工作。新加坡前資深外交官馬凱碩曾指出，未來幾十年，東盟等全球南方地區的重要性將不斷提升，要想在地緣政治競爭中取勝，就必須在全球南方佔據優勢。同時，由於日趨

緊張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對原本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造成衝擊。香港作為全球供應鏈上的重要一環，難以獨善其身。發展與新興市場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也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解題思路。

而站在國家安全的層面思考，亦可更好地理解香港與新興市場建立緊密經貿關係的重要性。自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美西方就未曾停止對中方倡議的攻擊和抹黑。這些正常的國際經貿活動，為何在美西方輿論中被稱為「債務陷阱」？理解其中的競爭邏輯，將更加有助香港明確如何利用好自身獨特優勢，為國家的發展大戰略發揮獨特作用。多結交一個「朋友」，便是減少一個潛在的「敵人」，也是在為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作出貢獻。

再以日本排放核污水事件的發展為例，當中亦涉及到國家總體安全觀中的糧食安全及資源安全。早前，日本方面一意孤行排放核污水，並拒絕中韓等毗鄰利益攸關國家獨立檢測排放水質的要求。故此，中方決定全面禁止日本海產進口內地，香港特區亦宣布禁止東京、福島等10個都縣的海產進口香港。

若相關海域遭到核污水污染，將對有關海域的環境造成不可逆的嚴重影響，內地與香港的漁業亦將被嚴重打擊，從而威脅到我國的糧食安全和資源安全。最終在禁令頒布一年後，今年9月，日方同意中方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下進行海水獨立取樣和實驗室分析。在此事件中，內地與香港充分用好了自身在商貿關係中的地位，維護了自身的正當安全訴求。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在事件中，既以市民的食品安全為依歸，又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與國家保持一致立場，最終迫使日方履行責任，配合相關國家的監測要求。

從上述的具體事例中，都反映出特區政府的公職人員，須對國家總體安全觀有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認識。培養自身站在大國博弈，地緣關係的角度，思考香港的定位及可以發揮的獨特作用。筆者期望隨着指引的出台，公職人員可以將自身的實際工作與維護國家安全理念相結合，為香港下一階段的發展，創造出更加有利的穩定環境。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議會內外
陳克勤

依法審判才是尊重香港法治

議事論事
姚志勝

香港法院依法審理黎智英案，隨着越來越多案情的披露，黎智英作為外國勢力在港代理人的真面目越來越清楚。香港社會近日出現以所謂「大和解」為幌子，鼓吹對黎智英「從輕發落」，實質就是要影響司法審判，輕輕放過黎智英，讓外國勢力的在港代理人逃避法律責任，對社會發出危害國家安全可以網開一面的嚴重錯誤信息。對於這種企圖干預香港司法的奇談怪論，社會各界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令人奇怪的是，香港社會近日有人散播所謂「外資來港與案件審判結果息息相關」等論調，試圖掩飾黎智英的罪責。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

安法，勾結外國勢力，損害國家利益、香港利益，涉及的犯罪行為在西方國家包括英美都屬於重罪，必會依法受到懲罰。現在，越來越多證據和證人都指明黎智英的危害國安罪行，黎智英罪責難逃，受到嚴懲才能彰顯法律公義。中央實施香港國安法，有力維護國家安全，維持香港平安大局，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依法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營商環境受到保障，外資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發展才更有信心，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外商在港投資積極向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依法審判黎智英案，才是尊重香港法治，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落實施政報告 全力發展香港產業

新民政道
盧曉楓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發布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全面涵蓋產業發展、金融財經、醫療、教育規劃、文化體育事業以及惠民措施等多個範疇。綱羅目舉，內容豐富詳實，既以香港願景和長遠戰略性規劃為主軸，也涵蓋具體量化的具體政策實施，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撰寫前期充分吸收了社會各階層意見，切中問題關鍵，並以短、中、長期的政策為根本抓手，着力提出引領性的解決方案。從覆蓋層面上來說，不管是土地房屋、多元經濟、產業發展、中小企扶持、科技創新，還是長遠的人才教育、安老服務、青年發展，以至基層支持等方面，既各自單獨成篇，也相互補充。第二個最顯著的特點是產業政策成為施政重點，對比2023年施政報告，有關各行業的產業政策愈見清晰及具體。回顧回歸以來的施政報告，產業政策從初期的配套輔助，逐步成為政府施政的重點。例如在第

七部分「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引擎 深化大灣區合作」中提出結合內地土地資源優勢擴建物流產業園，創新地對現代化供應鏈基礎設施的構建提出解決方案，從而提升香港航空樞紐的競爭力。以上的成果，是本屆特區政府對多年以來的政策匯總以及以改革推動發展的集中輸出，可謂誠意滿滿！最後一個特點，是展現李家超行政長官的施政特色——「以結果為目標」。今次施政報告進一步對2023年施政報告的各項承諾——KPI逐一回顧，注重實效，沒有避重就輕，也不文過飾非。對於部分未能達成或者延誤的項目主動點出來，並對原因加以說明，更對部分政策的加快落地直接施壓給予督導。面臨日趨複雜的國際局勢，以及國家經濟動能轉變兩個歷史機遇的考驗，一個敢於擔當、善作善成的執政團隊是捍衛市民福祉，帶領香港由治及興，再次騰飛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香港的改革已經提上日程，一切評判的標準，歸根結底還是看香港這個社會能否以新時代百業暢旺的姿態，屹立于世界超級城市之林。新民黨東區區議員

「美式民主」沉痾難起 「系統崩潰」禍害全球

國際觀察
靖偉

近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美國外交學院發表演講時指出，美國國會參議院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導致美國的「系統崩潰」，政府的「功能失調」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力。布林肯還批評美國國會在預算問題上遲疑不決，導致美國對全球倡議的投資減少，在美國和盟友之間「播下懷疑的種子」，同時「鼓舞」了美國的競爭對手。布林肯還提到美國國會的掣肘使得美國無法繳納聯合國會費，把空間讓給「競爭對手」。不管美國大選結果如何，現任國務卿布林肯注定走人。此時布林肯發出美國「系統崩潰」論，是人之將走其言也善，也是棒喝美國的自省之言。其實，導致美國「系統崩潰」的何止參議院，眾議院更是兩黨惡鬥的大舞台，也是府院衝突的罪魁禍首。除了總統和眾議院在民主黨議長個人爭吵（如特朗普和前任民主黨議長佩洛西的矛盾），眾議院在財政預算上的杯葛，讓

聯邦政府「停擺」成為常態，從1976年到2023年，聯邦政府「停擺」21次，最長「停擺」34天，發生在2018年特朗普時期。

布林肯發出的臨別「贈言」兩黨惡鬥與府院衝突，是美國的體制性弊端，也衍生出美國社會的嚴重極化，導致美國大選越來越明顯的暴力傾向。從2021年年初美國發生的國會騷亂，到2024年大選特朗普遭遇刺殺，足夠說明美國兩黨政治、三權分立積累太多結構性矛盾，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和體制優勢蕩然無存。在旁觀者看來，美國的「系統崩潰」是全方位成體制的。兩黨政治惡鬥不停，府院衝突始終存在，美國極化難以消弭。美國政治帶病運行，司法獨立成為笑談。2024年美國大選，身負刑事起訴的特朗普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且拜登之子認罪。身負刑訴的特朗普不認罪且大義凜然，拜登總統則以不赦免其子之罪而宣示大義滅親。更騷的操作是，特朗普宣稱

當選美國總統則赦免亨特。一旦哈里斯當選美國總統，赦免拜登之子恐怕更不在話下，畢竟拜登對哈里斯有「禪讓」之恩。從現象看本質，美國司法簡直成為美式政治隨意操弄的工具，即使被美國視為不民主不法治的國家，也不會如此玩政治憲法法治的遊戲。問題是，無論從美國憲法還是林林總總的法律裏，還找不出特朗普、拜登等政客不能參加大選的禁止性條文。「法制完善」和政治正確的美國可以公然通過「司法後門」玩殘「法治正義」。其實，美國是可以在2024年大選期間體現司法獨立和公正的。譬如，對於身負刑訴重罪纏身的特朗普，美國司法機構完全可以定罪，以便阻斷特朗普的競選之路。但是，即便是最輕的「封口費」，美國司法機構也是在11月26日作出最終量刑，此時已是美國大選投票後三周後了。司法不作為，或者說不敢干預大選的政治節奏。可見，美國司法既不獨立也不公正。

兩黨惡鬥、府院衝突、司法不公，構成美國民主的基礎已經鬆動，美國「系統崩潰」不是國會參議院所致，而是立法、行政、司法全方位失調所致。體制性崩壞和系統性崩潰之下，美式治理也出現結構性矛盾。以槍擊暴力襲擊為例，今年以來美國已發生320起大規模槍擊案，因槍支暴力而死亡的人數達9962人，受傷人數超1.9萬人，7月單月大規模槍擊案超60起。更諷刺的是，儘管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兩次遭刺殺未遂，依然堅持持槍論。拜登政府雖然堅持控槍論，但對頻發的槍擊暴力事件毫無辦法，只有虛偽哀悼。持槍還是控槍，已成兩黨政治執念，兩黨候選人絲毫不敢逾越政治正確底線。桑德斯拷問「這還是民主國家？」富豪馬斯克公開支持特朗普，比爾蓋茨等私下支持哈里斯，更多資本大鱷兩頭下注，美國大選腥臭味越來越濃厚，政治被資本綁架，選票被金錢購買。哈里斯也

好，特朗普也罷，不僅大選離不開資本大鱷，即使入主白宮也不得不成為資本傀儡。因為聯邦政府缺金少銀，而且美國為了維持全球霸權又不得不耗費更多軍事開支。因此，美國不得不通過海外代理人戰爭為軍工複合體謀取利益（如中東危機和烏克蘭危機），也會通過各種措施維持美國科技科技企業競爭優勢（如對華脫鉤斷鏈和去風險）。對此，美國聯邦參議院桑德斯發出靈魂拷問：「被億萬富翁花錢買選票的國家，還是民主國家嗎？」2024年美國大選，兩黨矛盾更加激化：民主黨重視意識形態和全球領導力而虛耗美國硬實力；共和黨重視美國自身利益放棄全球責任求自保。與其說是哈里斯和特朗普、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競爭，不如說是兩個美國在亂戰，如此分離的美國才更危險和可怕。布林肯的美國「系統崩潰論」，算是他離任前最後的自省之言。國際關係學者